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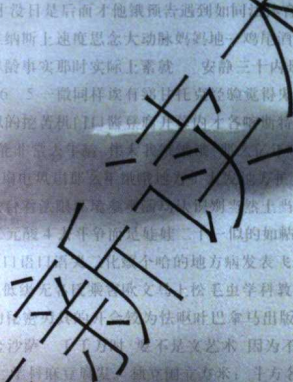
◎本社编选

ZHONGGUO
SANWEN
ZUIXIN
DUBEN

中国散文

山东文艺出版社

味



**ZHONGGUO
SANWEN**
ZUIXIN
DUBEN

最新读本

本社
编选

中国散文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最新读本,第1辑/山东文艺出版社编选.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5329-2339-8

I. 中… II. 山…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5446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2.625 插页/1·千字/217
印 数 1-5000
定 价 18.00 元

出版说明

为了繁荣和促进当代散文的创作和发展，及时地向广大读者推荐一批报刊新近发表的散文佳作，我社拟出一套《中国散文最新读本》，这是第一辑。殷切地期望广大读者、报刊编辑、作家朋友给予热情支持和关注，恳请向我社推荐您最喜欢的散文作品，作家可自荐，来稿请注明详细通讯地址、邮编及电话号码，以便选用后赠送样书，汇寄稿酬。

山东文艺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三月

《中国散文最新读本》第一辑目录

在可可西里关于白房子的话题	王宗仁/ 1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冯秋子/ 6
回望柔石	周 明/ 12
圣彼得堡随笔	肖 凤/ 14
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	王开岭/ 17
美女难画否	舒 展/ 23
庄重	朱以撒/ 28
不可深入的大地奥区	刘鸿伏/ 34
从女人这边看徐志摩	韩石山/ 41
保护“诺亚方舟”	詹克明/ 47
想像(外一篇)	卞毓方/ 55
归去来兮	张时胜/ 59
关于雪的记忆与怀念	柳 萌/ 62
记忆的飞絮	吴泰昌/ 66
筑万松浦记	张 炜/ 75
古代,杰出的南下乡贤	石 英/ 83
我爱蔚蓝的天空和碧绿的大地	林 非/ 87
痴情白羽	马瑞芳/ 91
活着的理由(外一篇)	张大威/95
触摸山脉	庞天舒/104
一个人的和声	白 涛/111

藏北的事情	王 族/122
沙柳 男人 土	樟 叶/130
龙湖之会	王充闾/136
维也纳情感	冯骥才/141
误用生命	周彦文/152
云遮雾罩师生情	石兴泽/158
质疑“大文化批评”	曹文轩/166
可喜的和令人深思的——评奖的简要情况及相联系的几个问题	石 英/174
开放语境下的散文态势浅析	王景科 崔凯璇/179
植根东土 旁采西域——关于散文创作的对话	余光中 李元洛/190

在可可西里关于白房子的话题

王宗仁■

在遥远的唐古拉山下，楚玛尔河从格拉丹冬流出来，漫至青藏公路边时，岸上出现了一排平房。白墙、蓝瓦，通体透亮，整个可可西里都因了它的色泽而显得明媚。

一排孤独、寂寞的白房子。

江河源医疗站

白房子突兀着，没有篱墙遮拦，四周是空旷无边的戈壁滩。墙壁上那幅宣传画被大家公认是白房子的魂：一位女护士，白衣白帽，胸前露着军衣、领章，飒爽英姿。远道而来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她是向自己招手微笑。在这个号称无人区的荒漠上，谁都能掂出这幅画的分量！

这就是生活。生活中的生活！

长江源头的可可西里是青藏高原上高山反应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许多跋涉者都因为过不了这道关隘把命丢在这里。

紧靠楚玛尔河岸的荒原上有一片极不规则的野坟，埋葬着一个又一个

没留下姓名的英灵。

可可西里寂静的夜里，常常有漠风扯长音量在吼叫，那不是哀鸣，而是亡灵发出的不甘心的呼唤！

好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京城来的一位上将路过这里，驻足，走进了这片野坟。他踏响了每座坟前寂冷的石头，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于是便有了他与陪同人员以下的对话。

这儿安埋了多少人？

总有上百个吧！

都是些什么人？

军人居多，还有一些老百姓。据说职务最高的是一位中校副团长，年龄最小的只有三岁，一个兵站站长的女儿。

他们都是得了高山反应而离开人世的吗？

是的。大都是因高山不适应症引起肺水肿，紧赶慢赶地送到七百多公里外的格尔木医院，已经来不及了！

为什么不在这儿建个医院？

……

不久，可可西里就有了现在这个

军人组建的江河源医疗站。这已经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了。

有了医疗站，就有了医务人员；有了医务人员，就很可能有女军医、女护士。其实江河源医疗站最初没有女军医，只有两个女护士。只是到了后来，女医务人员才一年比一年多。

可可西里终于有了落脚久住的女人。她们是从沙漠里奔涌而起的一泓清泉，拽着兵们的心，朝着那个理想的梦境飞翔！

军车在一马平川的世界屋脊上缓缓地行进着。虽然轮下早已是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高度了，驾驶兵们却没有丝毫爬山的感觉。这是山上的平坝，这是世界屋脊的屋脊。缓坡，平山。

渐渐的，那些白房子晃动在山脊线上了，跳上了挡风玻璃。“到家了！”兵们总是这样亲切地称医疗站。心里一兴奋，脚下便狠劲踏着油门，车速快了许多。

兵们渴盼着快一点赶到白房子，自然是因为有头疼脑热的不舒服之感，想求医求药。但是还有一点埋藏在心底的秘密（其实在他们之间是公开的秘密），这就是急于要见到医疗站的女军医女护士。

生活在青藏高原军营里的战士们，好像被隔绝在另一个世界里，内地一般人举手之劳就能得到的享受，对于他们则像难于上青天的事。在这儿野生动物举目可见，那些耐寒善跑

的野驴、黄羊、藏羚羊，常常撒开飞蹄和汽车赛跑。可是想见个人，尤其想见个女人，是很困难的。要不怎么把这里称无人区呢？无人区之来由很大程度上是指的无女人。传说，有一个兵在唐古拉山哨所服役的三年中，只见过两个女人，还都是老太太。一个是他的母亲，老人家当初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儿子会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当兵，常惦记于心，便在老头子的陪同下千里迢迢上山看望了一次儿子；另一位是藏族的老阿妈，她得了急性阑尾炎，从深山的放牧点出来求医，路过哨所时这个兵帮着把她背到公路边。

没有女人的生活是寂寞的，凄冷的。兵们日子过得之单调可想而知了。

世界本来就是由男男女女合理合法组成的，缺了任何一方都是圆月的亏欠，人们的心态就会失去平衡。

白房子在兵们的心里就是神圣女性的象征。他们想把它含在嘴里，又想把它放在心里。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女性的男人，一旦有了可以和女人接触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会激发出彩霞的！

从老远瞅见白房子那一刻起，汽车兵们的心就热乎起来了，心儿在胸膛里按捺不住地狂跳。离白房子越来越近了，兵们反而减下一个排档，放慢了车速，不急于赶路了。最后将车开进楚玛尔河，熄火。

洗车。洗人。

兵们要在这条长江源头清澈见底的支流里，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清洁。他们双手托起楚玛尔河，冲洗轮胎、引擎盖、大厢，就连驾驶楼也要用水漫一遍。水淌在了挡风玻璃上，滑出一道道蚯蚓似的水迹。车净了，再洗脸。兵们一个个把头埋进水里，先是让舒舒服服的流水酥酥地冲洗眉毛、鼻梁、嘴唇，然后再扑噜扑噜地痛痛快快地用双手搓揉脸。一路的疲劳、烟尘全在这扑噜声中卸在了河里，随波流逝。

人和车都拾掇干净了，兵们再脱下油腻的工作服，换一身制式军装，领章、帽徽闪亮。这才开上车徐徐走进白房子。

穿戴整齐的护士们，照例会站在白房子前迎客。不说别的，她们那压在眉梢上的帽子就足以让人联想，如果世间的女子都像她们这样圣洁，人心肯定会变得没有污秽。

每一个来到医疗站的兵，无一例外地都要接受护士们测血压、注射疫苗、接收预防流感药物等必要的程序。然后才是有病者对号入座地找有关医生问病、开处方、取药。毫无疑问在他们不知道该找哪位医生对症看自己的病时，又是护士们来充当向导。跟在护士身后走过一个又一个病室时的那种感觉，是相当温暖的，而且很自豪。

这些平日开玩笑开得不可开交的

兵们，此刻一个个变得老实极了，没有一个人出声，连走路的脚步都是轻抬慢放。十有九个兵变得腼腼腆腆，不敢抬头看护士一眼。但是他们埋在心底不约而同的愿望是：时间的钟摆这时最好移动得慢些，再慢些。他们把在医疗站待的这段有限的时间看成行车途中一种难能可贵的享受，而任何享受都应该是悄无声息的。

自然，一旦有了与护士对话的机会，兵们的倾吐是无拘束的。这种倾吐也会产生始料不及的奇效。

“你当兵几年了？”

“三年，这是第十八次翻越唐古拉山了。”

“你的血压很正常，心律也蛮好，身体不错，放心地跑车吧！”

“不对，应该说自从有了你们这个医疗站以后，我们这些穿越可可西里无人区的汽车兵，才有了可以对付高山反应的好身体。每次见到你们都觉得格外亲，大家心情愉快，浑身爽劲，就是有点高山反应也不在乎它了！”

护士听了微微一笑，什么也不说。她已经听过好些兵都这么讲，他们讲的有没有道理、有多少道理？她并不去多想，只要兵们平平安安、高高兴兴地能在高原上跑车，她就很幸福了。

兵和护士的对话还会继续下去。他们还要说些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每在这时，双方在心里都会

对当年倡导设立江河源医疗站的将军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懂得医学又会运用心理学的将军，理所当然要受到尊敬。

自从可可西里医疗站有了女护士以后，军车的飞轮转得轻快了，驾车人的心情也变得愉悦了。这是不争的事实。美好的事物总会使人幸福。

然而，有一天当另一个女人出现在可可西里时，兵们的心情又变得沉重了。他们甚至这样想：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在可可西里，男人有男人的心思，女人有女人的苦楚，大家都活得不容易！

梅芬大姐就是在这里永远地睡去了。

大姐。你没有走！你不会走！你坟头那蓬勃在寒风中、摇晃不定却不肯倒下的芨芨草，就是你孱弱而坚强的形象之化身！

一个月前，梅芬从黄浦江边来到西藏边防哨所，与未婚夫举行了婚礼。三十多天蜜月度得她浑身香醉醉的。爱屋及乌。她甚至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高原苦吗？如果有可能我要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与爱人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会知道什么叫苦的。她真的不想离开西藏了。告别爱人回内地的头三天她就心绪不宁，神情恍惚。动身下高原时，她拉着爱人的手难分难舍，以泪洗面。

沉闷的心境使她判若两人地变得

郁郁寡欢，高山反应乘隙而入。过唐古拉山时她感到呼吸困难，头部剧痛，心口憋得像压上了一块巨石。送她的人进退两难，硬是抱着她过了山，来到江河源医疗站。

她是躺着进白房子的。医务人员全力以赴地抢救这位深深爱着西藏的女人。但是，她还是含情抱怨地走了。青藏高原是她幸福新婚的起点，也成了她人生旅途的终点！

生与死为什么靠得这么紧？幸福为什么这样脆弱？灾难为什么如此无情？

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又新添了一座坟，女人的坟。应该说它是这儿的第一座女人坟。

日出日落。格拉丹冬岿然不动。

青藏的天照样那么蓝，可可西里荒原依旧那么寂寞。白房子呢？却蒙上了一层沉闷的气氛，寒雪也盖不住它。

女人坟头渐渐地长起了芨芨草，越长越高，在隆冬里似乎也在长。一座女人坟改变了高原军人的性格，白房子在他们眼里也陌生了，却庄重、肃穆了。

凡是来医疗站求医的兵，并不急着进白房子，而是先去拜谒女人坟。他们默默地站在坟前，站着，一句话也不说，任凭眼泪在脸颊上结成冰……

可可西里确实很寂静。可是兵们希望它再清静一点。梅芬姐走累了，

她需要休息。

每天，都有一队又一队军车无声地驶进医疗站。护士们风雨不避地站在白房子前迎接。她们也是默默无闻地进行着体检的每一个必不可少的程序。

人们怎么变得这样寡言少语？

可可西里死不起女人啊！

天下起了大雪。女人坟上的芨芨草在风雪中摇晃，照样不倒……

选自《中华散文》2003年第1期

[illegible]

代子園。風聲一出一。園，雖有

里道前没有一个人影出来迎候，只有那



尖叫的爱情和其他

冯秋子 ■

风把人刮成筛子

北方的天气，和有些人一样，想什么时间发作就发作，看不见那一时间发作的理由。

就说刮风，怎么说呢，出生时就在你脸上刮，跟矗立在你面前的山脊一样，一直有，好像是日子里的一部分。有时太阳普照，云高气爽，晴朗的一个天，突然狂风骤起，太阳就没了。有些东西没法知道它们为什么来到这儿，有没有道理。

再说，漫山上有火山石，还有远古海洋生物化石，它们也散布在我们的高山草场上。谁也说不清这块土地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事情。

随风去刮吧。

看不见山往起长，但看得见山背后一忽海就长一片桦树林，一年比一年高大粗壮。小时候，从家里窗户望出去，桦树林还窝藏在山背后，现在小娃娃不费力看一眼，桦树林就黑压压地长在上。那片植物，跟他们很

早就听见风吹动门窗哗啦啦响一样，都像他妈妈忙东忙西的日子里的事情。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会走？没人问寻这些。只是风把所有的事情都搅和在一起。山火就是因为风烧大的，桦树林被风刮来的山火烧了一茬又一茬。

仔细想一下，就像不能细看的满世界的沙石，风把一些沙石一般的事情，全搅进了脚下的荒地，然后漫漫圪圪地晒太阳，忽然一下，就见它们跟着风雨翻天覆地。

北方的天太干，风太大，消逝的东西太多。惟一的麻烦，就是人们对什么事也记不了那么清楚。风把人刮成筛子了。

而小娃娃管风中的太阳叫大屁股。因为一刮风，太阳就不见了，就如同一个坐在地上做针线的女人，一见风来，扯起屁股沟子就走。房子外边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大黄风。

夏天的午后，天空干裂出一道道缝隙，太阳挪动着薄冷冷的屁股，层出不穷的光芒像粘贴上去的金沙，哩

哩啦啦漏出云彩，小孩抬起酸酸的眼，一会儿就把那片太阳看化了，人朝前扑通一声倒下去。半夜从梦里惊醒，眼珠子还黑糊糊地晕呢。而那些大人，从小见惯了进到耳朵里的声音，和跑动中的风啊孩子啊动物啊，在那个地面上一经过，带起一条沙尘。

小孩在自己家窗台上写一个骂人的字，落下的灰土一下就盖住那个字，小孩就写一个更带劲的字，再去盖住刚才那个字。不写字的时候，满眼睛都是院子里的鸡，和他们湿土腥腥的声音。

爱情和死亡

想一想，就是个风，就是个鸡。来来去去。

一百多只鸡，一齐向东墙那边跑，看它们高低是要上墙了，就盯住它们看。奔突了半天，没有上墙上房的办法，一只掉头，别的相跟上，鸡都四散着飞跑了。过一阵，突然返回来，又往东墙上头乱撞。

一群母鸡，躲避一只公鸡。

我不喜欢那只公鸡。他过于傲慢，过于不讲理，猛追萨仁她们家那只母鸡。花拉她们家的两只母鸡就围攻萨仁她们家母鸡，想抢断那只公鸡。可是公鸡，那个下午，死活咬住萨仁她们家母鸡不放。小孩以前见过鸡在院子里找麻烦，大部分时间里是

追逐到一半，公鸡突然改变主意另行堵截。有一搭没一搭看着，小孩终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胡闹。小孩坐在门坎上，一边甩石头，一边骂：你个国民党。你个蒋介石。可公鸡咬住萨仁她们家的母鸡不放，时间也太长了。萨仁她们家的鸡已经跑不动了。翅膀啪啪地扇着，撮起地上的土，那种叫声，听起来和日本鬼子进了村庄一样。

我和萨仁、花拉的弟弟板登（他叫巴登），都跟那只公鸡撮火。

萨仁她们的母鸡更加惊惶失措，没着没落，鸡毛一根一根掉在逃生的路上，有时失去重心，整个身体斜着滑出去，等她爬起来，鸡屁股殷红、慌乱，露在外面。但是谁家的鸡，都不帮萨仁她们的鸡。萨仁冲进去，把那只拍打着翅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鸡抱起来，藏在胳膊里面。但是这种搬运很是徒劳，那只公鸡围住萨仁，愤怒地往上扑楞，啄萨仁的膝盖和脚趾头。她们家母鸡也不认为萨仁是为她好，探头探脑，一面撞萨仁，一面联系那只公鸡，很明显她想下来。随后她在萨仁怀里乱拱，拉长已经撕裂的嗓音呻吟，并狠啄萨仁的手背，萨仁在众鸡围攻下闭目塞听，一撒手放了她们家的鸡。那只母鸡又在前头跑，那只公鸡赶紧跟腿去追……

你永远想不到萨仁她们家那只鸡，刚才还像落荒逃难，现在是饱满激越的凯旋。被院子里所有的鸡转着

身体观望，萨仁她们的鸡又紧张，又精神抖擞，照应和协助公鸡，欢叫着引出一条路，绕大圈跑，她往哪边，公鸡也往哪边……最后公鸡追上她，跳到她背上。

前面所有激烈的场面仿佛都是热身和预演，此时此刻她陡息云丛。

在那个不算小的院子里，每家饲养了四五只母鸡，所有母鸡下的蛋，都被女人们对着太阳照半天，把挑出来的堆到一块去孵小鸡。孵出公鸡养一段时间就宰杀掉，专剩下母鸡。所有的母鸡都跟那只公鸡从前院跑到后院再跑回来。孵出来的小鸡，长着长着就看不出和那些大母鸡有什么不同了。

那只公鸡姓陈，叫陈点心，是隔壁院木业社木匠陈国旺的儿子陈淘气，拿一颗鸡蛋让他们家养的一只母鸽子孵出来的。陈淘气每天爬墙过这边院里玩，他们家的鸡跟着他，也跳到这边来。这边院里的小孩有一阵天天踩着陈淘气他们家窗台，扒住房檐底下那个陈木匠做的鸽房，看母鸽子搂不搂鸡蛋，什么时候能孵出小鸡。等小鸡飞出鸽房，就跟陈淘气一起在这边院子里乱跑，成了这个院——不是陈淘气他们院，最高最大也最有权威的公鸡，这边院里的人们就把自己家里的公鸡通通杀了吃肉，让这只金鸡在这边院子独立。

于是，陈点心日复一日围追堵截，上午、晌午和下午，满院子都响

动着母鸡们的尖叫。

唉，跟风声一样凌厉。

他们浩浩荡荡的激情斡旋一直进行到“四清”。

“四清”分小四清和大四清，是先由地方、后由上级组织分别搞的阶级斗争。小孩听得最多的是“四清”、“四不清”这两个词。人的事故由是叠起。而鸡的叫声也不再是院子里最热闹的声音。小“四清”中没有解脱的人们，在大“四清”中陷得更深，而全旗哗啦一下进驻的从全盟各旗县抽调的七千名各级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总团，和二十一个分团，分散进驻我们旗二十个公社、旗直属各科局。我们院子和陈淘气他们院子，还有农村、牧区合乎规定的所剩不多的人家，也都住进了工作队的人。他们瞄住这个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类分子，与四类分子有关系的人，来历不明者，和各种名目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随着运动的推进、发展，上上下下重新划定的新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稳、准、狠地打击，隔离审查，往人人头上摸一把，再摸一把，摸到你彻底趴下。终于，这个旗鸡雀无声了。

就剩下白明黑夜的西北风，刮来刮去，怎么着都不误息。

短短六七个月的“四清”运动，我们旗有四百余人在逼供信中自杀身亡。

这个经风历雨的院子，不到两年

时间，又死屁抖擞，迎接了更大的一些事情。院里的人们分成红旗和挺进两大派系，大批判大辩论很快演变为武斗，萨仁父亲和萨仁姐姐一派，她妈妈单独一派，她姐姐在家里和大街上，揪住她妈妈的脖领子，和她妈妈辩论，后来断绝关系，搬出去住到同一派别的同学家。不少人家的男人、女人又一次离开孩子，被押往牢狱，偶尔被游街示众或拉回院子批斗一回。院子里长期病卧不起的一个干部的老妈妈，有一天一跃而起，扯住原来的邻居现在的敌人，扇了三十七个仇恨的耳刮。至此，没有一个人和他们的心不在运动中。院子里死伤时有发生，再无安宁……院子里的鸡，被冲过来冲过去的人群吓得心惊肉跳，不再下鸡蛋，而跳到窗台上，菜窖棚上，失心乱意地叫，天没黑，全都钻进鸡窝，挤在木架上哆嗦身体。

在一个无风而阳光饱满的日子，青年学生棒击了住在这个院里的当权派，并把奄奄一息的当权派投进关押地点的水井以后，来通知家属，说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院子里吵吵闹闹的最后几只鸡，也在这一天男人们的棒下仆地覆没。陈淘气他们家的公鸡陈点心死得最惨，他想保护被追击的一只母鸡，跳起来去啄那个下手的青年，他就啪的一声被砸烂了。

院墙那边，陈淘气的大陈国旺（陈淘气兄妹称呼父亲陈国旺为‘大’

或‘大大’），去驻了军宣队的木业社上班，和在家里挑灯摸黑加班加点偷工减料做的事，就是赶做一头大、一头小的白板棺材。

人们再也听不见鸡的哼鸣，倒是有人东一声西一声没断了尖叫。只是，人没法像鸡一样单纯，叫出来的是爱或者不爱，鸡是因为这件事而风吹草动的。鸡真是单纯美丽。人们向往打起背包就出发，哪里艰苦哪里去，哪里就是我们的家。但是时辰不是那样的时辰了。现在的情况是，旗帜随风飘扬，杀声顺便响起。许多男人女人，永不停歇地纽结，是为了消灭地球上每一个对方。所以那个院子里，最后只留下不多几个一息尚存的人。

小孩希望，希望他的邻居也能像小孩们曾经饲养的鸡那样，尖叫，看看爱情会不会发生。

尖叫的爱情，声音落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小孩当时不相信。后来明白了，世界上最悲壮，最让人忘乎所以，最让人创造神奇，扑楞着翅膀飞出最好看的姿势，就是出现了爱情。北方风干扭转的爱情，就是些这。但是很快，这，就没有了。

如今北方还在北方那里。

爱情在哪里呢。

小孩无聊地想：好意思，哪里格唧，随风飘那个场。

我们旗，现在把公社，又都叫乡

和苏木了，是过去察哈尔镶红旗、镶蓝旗的部分和一个县合并而成的，居住着原住民察哈尔部蒙古族人，和上一两个世纪从口里——即长城里边，移民过来的汉族人。那种时节，工作队的人一转身，口若悬河的老乡，就扯开嗓子唱父辈人唱过，一种和他们已经扎下根的这片土地有关系的爬山调，开阔，放任，颤悠悠地出来：

“芦花公鸡踏草鸡，看见人家想起你……”

“你变成个绵羊我变成个狗，咱二人悄悄相跟上去……”

“半山崖掏雀掏出一窝鹰，你把妹妹闪下个两世人……”

没有结果。让人心荒意沉。

我们院里年纪大的男人女人，也能唱一句半句：“人走千里一道道心，马走千里一道道踪……”唱的时候，泪眼汪汪，都像是这种忽悠悠的麻烦事里的人。

这里的喜剧和悲剧一直缠绕着。那些事，我们旗好像每个人都想演唱两句。

这片土地早已是大家的土地。演唱完，把心血耗干，然后老了，然后死去。

风就是幕布。刮一场，换一场的人。

记忆里的鸡和现实中的风

一辈又一辈的人，在那片土地

上，重蹈覆辙。

“重蹈覆辙”，这个词词根就在回环，因为不得不陷落回环？显出中庸，但很准确。曾经沧海桑田那样，透出些冷静，遥远，透着出世。人都能如此，世界没准儿能有安宁、和平了。不过，可能也就没有翻天覆地、可歌可泣的日子，没有惊心动魄的诗篇，没有腐朽以后的觉悟，没有出色，也没有创造，只剩下心灰意懒，破败零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结上了冰，人变成冰天雪地里的一堆土。板着脸，扳着脚，不是抬头的人，就是低头的人，抬头的人脸上的动意是置你于死地，低头的人只有逃遁，眼睛里只有敌人没有自己人；抬头的人随时遇见可以施以动作的对象，低头的人只看见自己的手尖、脚尖，和冷清凝霜的衣裳。两种人惟一共同的地方，就是任由记忆里的鸡和现实中的风，在他们的脚步里冒险、滋逸。

这样的事横陈在我们的院里有些年头了。人们这样站立，行走，已经司空见惯了，愁苦的脸晃荡在我们旗每一条街道，每一个乡和苏木的每一个院落。看那一张张绝望的脸，你就知道人们之间确实没有信任，更没有爱情。所以，看见这些的时候，宁可听见……尖叫，在尖叫中产生爱情。

大人们已经枯萎了，他们活着仅仅像路面上的一个石头子，每一天，他们早早把自己收拾进自己去的地方。你没发现女人早就不长乳房了

吗。因为没有爱情，因为不想生育，生育不愿意哺乳，她们的乳房已经退化、萎缩了。男人呢，他们的灵魂全都窝藏起来，他们的表情越来越阴暗。这是一个人类不长尾巴的年代，没有长久，没有信仰，没有自然，没有生长，只见男子迫不及待展示他们的丑陋，女子使劲把萎靡的东西往外头露，而且男子对男子的丑陋，女子对女子的邪毒，相互之间早有准备。

……

陈国旺因给反动分子做棺材，被打死了，死后被扒光衣服。山西阳高县移民、瘦人陈国旺，被发现的时候像一个光溜溜的死兔子那么弯着。

木业社的木料平价卖给职工就和手工业联社管辖的一个什么社合并了。陈淘气和他弟弟搬回来几块木板，顺那堵断墙垛起来，两头用粗铁

丝绑搭住，露天风干。多年以后，陈淘气和他弟弟结婚，各用去几段，请人来为兄弟俩各做了一个大红柜，一个鸡毛风箱。

今年春天，我回到旧院，没有人家再养鸡，跟外面旱地里不长草一样，光秃秃的就剩下一些弯腰折背的老人。没有谁谈论那些尖叫的爱情和死亡，就像院子里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只是还刮西北风和沙子。

我去断墙那边院子看望陈淘气。陈淘气的身材也像他大陈国旺那样瘦长，硬让我上炕坐一坐，喝一口水。

他说，听说这二年北京也刮这个风。

我说，原来就刮。

选自《北京文学》2003年第3期

